

是否喜欢现在的自己

□ 王宇昆

夜里九点,窗外的上海已经下了一整天的雨,我趴在窗户前面,屋子里灰暗,隐约可以看见玻璃反射出的我的轮廓,和亮起的手机屏幕。

同一秒,L那边却是晴空万里。视频里,他从悬崖上纵身一跃,接着,像一只灵活的鱼儿钻入水里。淡蓝色的水波淹没他的身体,只能看见一些水花被拍起,像是透明的烟火,在空气中飞舞。

我不知道这是L的第几站,只知道他永远在路上。他去热带岛屿,去寒冷的北极,去阴雨天的米兰,去了很多很多我甚至都从未听说过的地方。我问起他旅行的目的是什么,他说只是热爱。

我问他为什么离开,他说自己有着不安分的灵魂,没办法在一个地方待很久。“如果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,而少了未知和不可控所带来的紧张感,那生活会丧失一些乐趣。”

我是同意L的观点的,为了避免沉湎

于过去的生活状态,我才选择了到国外来念书。

“但你要记住,逃避不能成为你选择改变的理由,你必须去真正地寻找你感到舒服的事情,让它来充盈你的生活。”

所以,正是因为这种想法,L把他的生活装进了旅途的背包里。

曾经被灌输过一种思想,让自己喜欢上一件不喜欢的事情,秘诀就是要去培养对于这件事的好奇心和兴趣。

所以很多个曾经的我们,选择了不喜欢的专业或者科系,进入了不喜欢的学校,最后却要逼着自己在这种“不喜欢”的情景下,去培养对于它们的兴趣。或许,靠着灵机一动,抑或者某种蛮力,最后能从“不喜欢”变成“胜任”,但为什么从不一开始就去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呢?

现实给出的答案大多是,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去选择“喜欢”的底气,也

人 生

不具备去拒绝“不喜欢”的勇气。被现实裹挟,被别人的目光裹挟,总之这些与“喜欢”背道而驰的理由中,很多源自于“身不由己”。这也是我羡慕L的原因,他也有着诸多“身不由己”的理由,但他以一己之力把这些荆棘都化为了乌有。

曾经问过他有没有给自己的未来做过打算,他说希望可以在路上遇见一个喜欢的人,然后和她去一个他们都喜欢的地方,在那里组建家庭,生一堆小孩。

我说这大概也是很多人梦想中获得归属的方式。他笑笑说,然而只有幸运儿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。

“时间”和“计划”都不是问题,问题是无论喜欢或不喜欢现在的自己,都要让生活因为喜欢的事物而变得充满动力。逃避不能成为我们背弃现实的理由,而是因那简单的对于“喜欢”的执念,去变得勇敢,去拾起底气,去努力奔跑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生 活

安全距离

□ 毛利

某天看热门相亲节目,一女问台上条件不错的男嘉宾:女朋友能看你的手机吗?男嘉宾不假思索道:最好还是不要看,我认为每个人都该有一个安全距离。话音未落,台上灭灯声四起,犹如四面楚歌。

而我跟男嘉宾一样纳闷,为什么女朋友就有权利看他手机?因为一场恋爱,男人居然需要天天被人审查资料,盘问去向,这到底是多么丧心病狂的人,才能做出的事情?

可惜辩方更加振振有词,女朋友怎么能不看男人手机?有什么事情不能让我知道?她总以为最安全的手法,是将男人从工资卡到SIM卡一概收服,那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爱情,俗语云,爱你爱到骨子里,骨髓都可以进,隐私又有什么不能进?好歹查查隐私,并无切肤之痛。再说倘若你光明磊落毫无奸情,我随便看看又有什么不可以?

人类该保持距离吗?外国人认为应该,通常他们给你一个微笑,并非是说,哥们快来找我玩。而是礼貌拒绝,别太靠近了,我们是文明人,总得有点距离。但女人们通常用撒泼来毁灭这种距离,她们总认为跟你有了亲密接触,就要掌握一切。

不仅是女人,男人也总有刺探内幕的。我曾认识一位海归绅士,他总喜欢说点国外如何先进,人们如何礼貌,让我大为心动,心想这回总算碰上一个文明人。后来有一次,正好随身带着电脑,绅士提出:可否借一下你的笔记本电脑?我内心当然一百个不愿意,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对我来说,恰如贴身内衣,要无端借给别人,实在是不情愿。无奈当时正急欲表现自己热情大方的性格特点,勉为其难推了出去,我心想他大概是有封涉及几千万合同的邮件要发。没想到人家只是虚与委蛇看了看财经新闻,搞得我很纳闷,低头看完一本娱乐杂志,把电脑收回来,随便看了看,发现他打开我数个文档,不禁内出血3L,至今都觉得是人生一个最大的污点。你又能将笔记本电脑当衣裤一样,狠狠甩在人家头上,骂他真是不识好歹。

男男女女就算互相拿着对方的手机与各式密码,照样频繁上演狗血剧情,无可奈何鸡飞狗跳。既然如此,我又想劝一句姑娘们,不如还是不看,干吗没事要给自己添堵?

然而一个女人狠狠甩下一句话说:难道就要被人当成傻子?

我倒愿意做个傻子,偷看手机不如看最新版福尔摩斯,每天都绷根弦检查丈夫有没有出轨,一点无益于身体健康。再说何必结婚后转型做职业警察,时刻想着要将罪犯绳之于法,就罗素的观点来说,那是警察的人生观,你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他出点错,那么婚姻果然就是一所名副其实的监狱。

——摘自《晚报文萃》



点 滴

做减法的动物

□ 寇士奇

在我家乡,都说鳄鱼是一种只会数到三的动物。比如它生了十只蛋,外出时它只会数到三。假如你偷走七只蛋,鳄鱼回来后一数,一二三,它会很幸福,蛋没丢。当有人偷走了八只蛋时,鳄鱼才会发现。人是一种会把数数到无穷的动物,许多人不但把现在自己有的财富数得清清楚楚,还会把将来自己有的财富数得清清楚楚;不但把现在自己赚的钱放进兜里数,还会把别人赚的钱也放进自己兜里数。少了一点马上就痛心疾首。他们把痛苦的疆域扩展得很大,而鳄鱼把伤心的范围缩减得很小。

这也等于增多了愉悦的面积。那些不少实际上发生的伤害,全被不知道屏蔽了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默当

□ 祁白水

据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载,吕正献素性寡言,而器识深远。他任宰相时,有一回和门客们在一起闲聊,一位门客说:“吕嘉问败坏家法,真是可惜。”吕公不应,门客觉得失言,惭愧而退。另一位门客就说:“吕公尚能宽容吕惠卿,何况同宗同族的吕嘉问。此人妄意迎合,可恶得很。”吕公还是不说话。回到家中,子弟们请教两位门客的话孰优孰劣,吕公依然沉默,不发一语。

吕公可谓不愧“晦叔”之号也。荀子有云:“言而当,知也;默而当,亦知也。”此吕公之谓也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

时间之感

□ 陈思呈

一年之尽,犹如一日之暮,人对时间的感觉尤为尖锐。

我们身边的中年人,大致有着几种对时间的态度。一种是想干的事太多,而自己的时间太少。一种是万事皆提不起劲儿,觉得人生不外如此,只能被生活责任推动着茫然前行。还有一种目标虽然明确,也知道努力,但压力过大,对时间的焦虑感过强,以至于虽然已经过上了中产的生活,但幸福指数仍有待提高。

中年人对时间的感受何以如此刻骨?归根到底,是我们对时间的焦虑。

不管有没有爱情,在中年时,爱的缺席或者出现,都会加剧时间的痛感。

在这个年龄去爱,有一种“心灰不及炉中火,鬓雪多于砌下霜”的焦虑,觉得时间和精力及余暇,已经配不上这奢侈的感情。这个时候的人,远不能像年轻的时候,可以“她已以其爱人的思想、声音和静默建立了一个王国,从此除了他之外,其余的人都是化外之民”。既如此,那我们的生活里,还能对时间做些什么努力吗?

我的一个朋友某一天用了我的电脑,对它的缓慢反应忍无可忍,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熟悉的烦躁。他的态度让我思考,我们为什么无法稍微忍受机器的缓慢?事实上它并没有耽误任何事,东西都能保存得很好,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急这么半分钟一分钟。但如果我们对这种老旧和迟缓过于愤怒,这愤怒的后面,是一种值得我们警惕的东西。就像我们在排队办事时、等车时,种种愤怒后面都是对时间的焦虑,我们总是无法忍受别的任何事,来分去我们一点点的精力。

然后,因为这种极低的忍耐度,我们必须买更新更好更高的配置。为了买新的和高的配置,就要多赚点钱。为了多赚点钱,我们又更加忙碌,更加处于对时间的焦虑之中。所以归根到底,我们对很多东西失去了宽容,这变成了我们焦虑的根由。

某一天我又看到另一个朋友,她在文章里写了一件事。在她常走的那条街上,有一家旧书店,老板在门口养了两棵琴叶榕,看样子是放养的,叶上厚厚的尘土,一看就是没有被照料,因为这种植物很好养活。总之那两棵琴叶榕就这么带着厚厚的尘土好好地活着。

她每次经过的时候,看到叶片上的尘土就抓心挠肝,琢磨着要怎么才能去洗洗那叶子而不被书店老板看成神经病,她甚至为此上网查了如何租赁市政清扫车,那种车自带水罐和喷水管。她想,自己也许可以租一台,扮成清洁工的样子清洗整条街,到那家店的时候,装作顺手就把两盆琴叶榕给洗了。但是,她说,“为此我得去学开卡车的A照,而且我也没找到可以租清扫车的地方,还要购买清洁工的衣服,而且我得为此清扫整条街,才能显得若无其事”。

我一边看一边笑,但与此同时,我意识到,这是一出后现代的黑色喜剧,这无厘头的想象也是典型的中年人焦虑类型。

做一个对自己的要求低一点的人,说起来似乎与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背道而驰,但在这繁弦急管的中年,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命运的帮凶。我们需要做的,是在时间的洪流里放自己一马,把自己从时间的霸权里救出来,把自己救出来。

——摘自《瞭望东方周刊》

■ 赐稿邮箱:dtwbzl@163.com